



毕树棠

螺君日记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82

螺君日记

毕树棠 著

赵龙江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螺君日记 / 毕树棠著; 赵龙江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12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1600-3

I. ①螺… II. ①毕… ②赵… III. ①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3862号

书 名: 螺君日记
作 者: 毕树棠
编 者: 赵龙江

责任编辑: 郝付云 张 镛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乔懿丹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3.5
字 数: 47千
印 数: 0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600-3
定 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赵龙江

多年前，偶然于北京《艺文杂志》一九四四年第二卷上见到署名“螺君”的一组日记，于该卷第一、五、十一期分三次连载。我前后读过不止一次。让我关注它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这种文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内容所涉，多有久耳文名的学界人物，更有他们当年一些少为人知的轶闻言行，以及作者不俗的文笔。这便使我有了解开“螺君”真实身份的兴趣，并开始着力查考这位神秘作者了。

“螺君”显然只是化名。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交往圈中多有文化名流和作家学者，在今

人看来不乏赫赫声名者，比如张恨水、徐霞村、吴宓、俞平伯、浦江清、郑振铎、冯友兰、钱钟书、赛珍珠，等等。仔细观察发现在他们当中，多数竟与清华有关。另外我还注意到，日记中谈及吴宓（文中称W先生）在他的“藤影荷声之馆”招饮包括日记作者本人在内的园内文友……。既然邀饮的是“园内文友”，便可推知作者似亦清华中人。这也为还原“螺君”真实身份的可能提供了线索。

初阅螺君日记，给我的感觉是作者醉心搜阅说部，平素关注国内外人文动态，究心西籍，兼擅译笔，品评时人著作坦诚且别具见解，文语尚精透。但在日记中未见表露作者身份的直接文字，想想也属人情之常，何况作为一个文化人，能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历史，保存史料，已经是很有意义和难能可贵的了。要想还原螺君真实姓名，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就是从他朋友的日记中寻获答案。“藤影荷声之馆”聚饮，在螺君日记中出现过两次，都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次是四月十四日，

另一则为五月十七日。查找后发现，吴宓这一年日记独缺失未载，很是可惜。浦江清这一年日记至二月十五日便戛然而止，对照螺君日记二月十五日之前内容，二人所记似未有交集处。螺君记这年四月二十日，被邀往郑振铎在成府村吉祥胡同寓所观藏品，但郑这一年日记同样缺略。至此似乎没了线索。但细细阅览，在螺君日记中却也流露出一些可供稽钩的痕迹。文中多次言及翻阅新近外国期刊书籍，并有关注文坛消息和出版动态的文字，这让我偶然想到了一个人，那便是毕树棠先生。

毕先生确是清华人，而且是年资俱深的老清华了。姜德明先生曾写过一篇《毕树棠先生》，文字生动传神，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文章记述毕树棠当年正是凭着书报介绍和文坛动态等文字，在校内《书报介绍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京沪多家刊物上写了大量的专栏文字，这习惯一直沿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谓致力专久，不能不佩服他坚持不辍的韧劲了。在我潜意识中，已约

略感觉到毕树棠与这位“螺君”有某种关联。经过进一步阅读毕先生著译文字，再对照这篇螺君日记，毕树棠与螺君这两个身影渐渐趋于重合，并愈加清晰起来。比如在螺君日记中记有“读《黛爱伦与萧伯纳》……”；“读完《张文襄幕府纪闻》……”；“晚间阅完老舍之《骆驼祥子》……，余将草一短文评之……”；“阅短篇小说三篇……，写一青年在梦中失裤，写其心理状态。以最后一篇最佳，余已译之矣”。而毕树棠在刊物上则相应应有《萧伯纳情书》、《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读骆驼祥子》、《没有裤子的人》。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篇幅有限，就不详细引述了。如果说上述文字或有某种巧合，那么下面一段记载则让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做出判断。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毕树棠受邀参加碧莲女士（清华语言系教授）午后茶会，其间他与《大地》作者勃克夫人（赛珍珠）晤谈。之后，毕撰文《勃克夫人会晤记》，刊于《宇宙风乙刊》第八期上，其中记录了毕树棠与这位后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的一段对话，择要如下。毕问：“你写的《东风西风》和《大地》，我已读过了，现在还写着甚么，你肯告诉我么？”勃克夫人答：“第三部长篇，不久脱稿，预备今年冬天出版，写的是中国兵役的生活。”毕问：“听说你翻译了些中国书？”勃克夫人答：“是的，已经译《水浒传》五十多回，不久可以成书。”毕问：“现代中国作家，你最喜欢哪一个人？”勃克夫人答：“老舍，我喜欢他的《老张的哲学》。”下面再看螺君日记，同样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赴碧莲女士午后茶会，晤《大地》(Good Earth)作者勃克夫人(Pearl S. Buck)。……据云在中国新作家中最爱读老舍之作品，因其中国风味特足。夫人第三部长篇小说将于今冬出版，内写中国兵役之生活，又译《水浒传》五十余回，不久脱稿云。”两篇文字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甚至措词用句也极其吻合，故基本可以认定螺君即毕树棠了。在我进一步查考后，又有了新证：螺君日记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提到其先人“九水公”，以及《九水山

房文字》。经查，“九水山房”主人即山东文登人毕享。文登籍毕姓作家，在清华只毕树棠一人符合。另有一证：螺君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文中提到他的族兄“莘舫”，查后知晓，“莘舫”为山东文登毕庶澄的字号，而毕树棠本名毕庶滋，小毕庶澄六岁，莘舫正是毕树棠的族兄。此进一步证实螺君即毕树棠已确无疑。

我对毕树棠这一名字并不陌生，也粗知作者行迹大致轮廓。他本名毕庶滋，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山东文登县河南村。读完小学后，他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曾利用家人借来的回乡路费补习英文。一九二一年经人介绍入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凭着耐劳勤奋，读书写作，译文投稿，使笔端逐渐成熟。应该讲，他的文学气质正是在清华孕育和起步的。其间，结交了吴宓、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一批学界名流，这在吴、朱、俞、浦日记中都可找到答案。他们之间虽非相随形影，但也时相过从，应该是气味相投的朋友。毕树棠的写作兴趣颇为广

泛，显然也是受到这些教授学者的熏染。可以坐拥书城，也为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浏览最新国内外期刊尤使他获益良多。他以译介西方文学见长，同时书评散文也为时人称道，陆续出了《昼梦集》、《一夜之爱》、《不测》、《贼及其他》、《君子之风》、《密西失比河上》等著译作品。他的文字持论明通，行文思致绵密，语言流畅老道，有时亦夹杂些诙谐，文中常有妙语。另外对名利的淡泊，与人交往的低调，使他受到校内外学者的尊重。七七事变后，毕树棠先生滞留北京，既要作为保管会成员留守清华，还要用自己的笔，维持十几口大家庭的基本生活。一九四〇年，受好友俞平伯之邀，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二人又成了同事。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毕树棠重回清华图书馆。一九五二年，受梁思成之邀，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本职工作外，还要为师生审阅文稿，被大家称作“活字典”。一九七三年退休。一九八三年毕先生因车祸去世。

这部日记所涉有四年的内容，即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经作者摘抄后，分三次刊于当年《艺文杂志》上。“摘抄”后的日记篇幅不长，然可资考证旧闻者颇多，有些虽只是零词片语，然昔日行迹交往可见一鳞。从中多少能感知作者平素交往范围，以及写作阅读倾向。若结合友人日记（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等）参考对读，或可更为清晰有趣。日记中所涉及文人事，是我关注所在，吉光片羽中，似仍可看到旧时文人的另一侧面。比如张恨水不满时人对其小说的批评，给日记作者写一长信，多牢骚语，并嘱托为其新书作评；另外徐霞村对自己身世守口如瓶；钱钟书对文学史和清代幕府的妙论；北大教授林损大骂钱玄同之疑古；杨丙辰、盛成的侃侃谈锋等，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不备举，录此可见一斑。日记涉及的人物除真名实姓外，也有字号，或径以英文字母代之，要想以这些字母对号入座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其中一些还是能够判断出来，比如“W公”应该就是吴宓，文中“P君”，因涉及

观看电影《城市之光》所作七律六首，便很容易推知为浦江清。至于杨缤即杨刚，冯芝生即冯友兰，对感兴趣的读者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文中有些字母则不知确指谁某，有待专家和绩学者判断研考了。

据我所知，毕先生一生创作翻译了大量文字，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先生便在《晨报副刊》、《清华文艺》、《北新》、《新月》等刊物发表作品。直到三十年代，毕先生的写作进入高产期，这时作品主要刊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学》、《文学季刊》等，其次在《独立评论》、《现代》、《文饭小品》、《逸经》上也有零散刊发。七七事变之后，毕先生的译著文字绝大部分发表在《宇宙风乙刊》，其次便是北京的《艺文杂志》了。抗战胜利后，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益世报·语林》、《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民国日报》以及《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等。

全国解放之后，毕先生把精力放到了清华图

书馆业务工作中，这位一九二一年进入清华，甚至比一些学者名流更有资历的老文化人，却在默默地为教学服务，以至于在后来的文坛渺然销声，这不能不令人可惜和遗憾了。

出于对这位校龄六十多年的老清华人的敬意，为保存文献，使文坛史迹不致湮灭，把这部日记重新排印，以广流传，让更多人知道并记住这位文坛前辈，便是我此时的心愿了。

姜德明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与毕先生有过面晤交流，此次整理这布日记得到了姜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就在前不久，友人赵国忠又为我找来毕树棠作的一篇《事变日记》，内容有限，字数更少，但史料价值是不言而明的。考虑到毕先生当年未把《事变日记》与螺君的《日记摘抄》合并刊出，应是自有道理。为尊重作者，我们把署名“螺君”部分的文字统一作《螺君日记》，作为正文，而《事变日记》作为附录一，置于正文后。另外陈子善先生百忙中为我找来毕树棠在一九五七年写的一篇回忆清华工字厅的散文，看

的出是作者真的动了感情写出的，从他这篇文字中，分明嗅出了对水木清华深深的眷恋。把这篇列为附录二，作为他解放后不多回忆文章的代表。

作为历史文献，在重新排印这部日记时，本着尊重作者用字习惯的原则，除文字由繁体改简体及明显错字外，尽量因循其旧，不作任何修改。另外，为了便于阅读，内容涉及书名和篇目等酌加书名号。